

这是一部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华人
社会百年变迁的奇雄史诗

海螺

■ 流 军 著

这是一部充满热带情调的马来
半岛农村生活的长篇画卷

上



海螺

■ 流 军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上

主 要 人 物

卢水雄——卢家庄庄主，受封拿督荣衔，是个刁钻的地主。

丁 香——一个美丽的少妇，性格放荡不羁，后嫁给卢水雄当四姨太太。

卢周氏——卢水雄发妻，是个佛口蛇心的妇人。

罗海彪——卖身猪崽，性格刚毅，丁香的情夫。

夏薄情——风水先生，罗海彪的结拜如兄。

赖旺土——卖身猪崽，罗海彪的同乡和好友。

王 贵——开荒者，工头，猎人。

叶茂枝——杂货店老板。

周贵祥——卢家庄管家。

方天浩——地方领袖，州议员。

黎 晨——抗日军小头目。

小禾田——日本军官。

第一章

1

柔佛州东海岸蛇尾岭以西有一条河，叫老巫河。老巫河是柔佛河最宽的一条支流。河口有个小镇，叫仙鹤镇。

仙鹤镇有两大奇观。其一是潮汐期间潮水有时把大量泥沙带到河口，有时又把原有的泥沙大量带走。这现象每年农历九月重阳节前尤其显著，那几天海水涨落的幅度比往常大，午夜必有狂风暴雨，一直持续到凌晨才停。这几场暴风雨的破坏性很大，很多大树被连根拔起，有些房子的亚答屋顶被吹翻，有的农作物被摧毁，许多船只被冲到岸上，低洼地区则一片汪洋。这现象仙鹤镇的人称之为重阳大潮；其二是重阳节一过便有一群白鹤排成一字形从南中国海上空飞来，进入柔佛州东海岸时便冲出云端徐徐降落，来到蛇尾岭就俯冲而下，其中一只会在仙鹤镇上空盘旋，其余的则散落到老巫河两岸。

那只白鹤一边飞一边咕哇咕哇地叫着，好像要让镇上的人知道它已经到来。

人们听见叫声都从屋里出来，仰着头对它挥手欢呼。

这只白鹤总是在街场屋顶绕了几圈后便落在老巫河口云鹤寺旁一间破陋的小瓦屋上。这个小瓦屋约十一二尺高，半个羽毛球场那么宽，虽然门面失修墙瓦剥落，但一看就知道它原先是一间神庙。庙里有尊石雕像，由于年久风化，石像的面目已经模糊不清，因此没人知道这庙里供奉的是什么神。不过小瓦屋门楣上刻的“三宝”两个字仍依稀可辨，所以人们都叫它三宝屋。三宝乃佛、法、僧的总称，开始时人们总以为庙里那个石雕乃佛像，然而，庙祝扶乩时却展开双臂学白鹤飞翔的姿态咕哇咕哇地叫着。因此，人们就把那石像当鹤神。人们把它当鹤神还有另一个原因：三宝屋门前约二十尺处有一座小牌楼。牌楼匾额上的横批是“云鹤”二字。这个“鹤”字和庙祝的“鹤”字正好相符合，因此人们就更加肯定三宝屋里供奉的是鹤神无疑。

小牌楼匾额上“云鹤”二字笔画清晰，令人一目了然，但两边柱子上那副对联却有好些字漫漶难认。

那是七字联，写的是：

南□□瞻□□日

□乡暮□故□经

这座牌楼虽小，但却显得古拙庄重，因此一些识字的村民对柱子上的对联很感兴趣，但没人看得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凡是学校新请来的校长或老师，村民总是要去讨教一番。字迹漫漶模糊和知识的深浅无关，就是学问渊博的博士或大学教授也会被难倒，何况是小学校长或教员。因此，仙鹤镇自开埠以来，别说对联的内容，就连那几个残缺的字也是没人能辨认一个。

后来，仙鹤镇的人筹钱在三宝屋旁建了一座比它大十几倍的新寺庙。这座新寺庙就以牌楼匾额上的横批为名叫云鹤寺。人们本想把三宝屋里的石像移到云鹤寺里，但石像太重，屋内又太窄，人少扛不动，人多又容纳不下，人们只好让石像留在原处并把三宝屋修饰了一番。

没有神像厅堂空荡荡哪算是寺庙。云鹤寺的理事诸公只好请来石匠依照三宝屋里的石像另打造一个。此外他们还托水客从潮州运来三尊石雕神像。一尊鹤发童颜长须飘飘叫大伯公；一尊横眉怒目，一脸黑胡子叫大仕爷；另一尊娃娃脸脑后打着两个发结额前蓄起刘海的叫仙童。据他们说大伯公专理陆上人兽六畜，大仕爷专理海中鱼虾蚌蟹，仙童即善财童子专理人间财运。奇怪的是，这三尊神自开光后庙祝扶乩时始终没法请上身；那尊鹤神则随请随到。更怪的是，那只白鹤对这座新起的云鹤寺似乎不感兴趣，反而对破旧的三宝屋情有独钟，它每次飞来都先站在三宝屋的屋脊上，好像在怀念什么似的站在那里直到黄昏，也许是肚子饿想找些鱼儿果腹才飞到河滩，站在一根木桩子上。

仙鹤镇的人自然把这只白鹤当神明，因此都称它为仙鹤。为了不让仙鹤受到惊吓，划船的把船停泊得离它老远，走路的绕道而行；大人们还警告孩子：仙鹤法力无边，不得骚扰，否则必招来横祸。有些人还用仙鹤的威名来吓唬娃娃。说也奇怪，村里的野狗野猫、河里的水獭爬虫见了它都躲得远远的。此外，人们还把那根木桩子当成仙鹤的神位，有身孕的女人不得接近更不能触摸，孩子不得在它旁边叫嚷玩耍，不让寄生螺在它上面栖身；每月初一十五有人到那里点燃香烛或献上鲜花；一到九月，寺庙管理人使用鲜花泡水把它洗抹干净。

那只白鹤一直泰然自若地站在那里。涨潮时，河水淹到

木桩子，它便俯下头伸长颈项啄些小鱼充饥。退潮时，它默默地望着老巫河，聆听啦啦啦啦的流水声，一直待到第二天傍晚才飞走。

打从仙鹤飞来的那天开始，人们便带了香烛供品纷纷到庙里酬神膜拜。香客除了本镇的外，还有来自附近的村子和岸外的小岛。这期间，人们除了到云鹤寺酬神之外，寺庙后边的椰林里还搭起帐篷摆集市。集市的摊子很多，卖的东西林林总总，吃的喝的玩的用的全有。建了新庙后，每年都搭起小戏台，加演几场木偶戏。这么一来，仙鹤镇可就更加热闹了，一到下午，街场上的店铺都门庭若市，市集里熙熙攘攘，寺庙的戏台前挤得水泄不通。这样足足热闹了一个礼拜。

曾经有人问：每年九月这么热闹，到底庆祝什么？是的！连庙里供奉什么神都没人知道，只因准时飞来的一只白鹤，这实在说不出是什么名堂。然而，不知打从哪年开始，九月重阳过后的七八天，已经成为仙鹤镇人们年年欢庆的一个盛大节日。

仙鹤镇本来叫白鹤村。这名字是一个名叫卢金蛇的过番新客取的。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了。卢金蛇有个哥哥，名叫卢金龙。卢金龙早他三年过番，在新加坡一间布店当学徒，满师后转当店面伙计，三年后升任头手，再过三年便成为老板的女婿。他的老板没有儿子，女儿也仅此一个，所以就把女婿当儿子。卢金龙为人耿直忠厚，工作勤劳认真，岳父岳母对他又喜欢又信任，几年后便把全盘生意交他主管。

卢金龙很照顾弟弟。他省吃俭用，积了点钱把弟弟接来新加坡，并安排他在一间当店打杂学工。当店老板尖酸刻薄，卢金蛇呆了三个月便不干了。卢金龙给他找到另一份工作——在一间洋服店当学徒。卢金蛇没兴趣，摇摇头说：“坐

店不如跑腿，财库（书记）不如货郎，窝店铺没出息！”他哥哥应道：“货郎算盘打得嗒嗒响，你呢？扁担打横也不懂是一字，不窝店铺你能干什么？”卢金蛇笑道：“拿笔的坐穿凳子，打算盘的拨短手指，使锄头的挖到金子！我是粗人，还是让我拿斧头去砍树开荒吧！”卢金龙看了看弟弟，弟弟身材结实，双臂粗壮，力大如牛，确实是砍树开荒的料子，于是便点头同意了。

“开荒就得到蛇尾岭！”这虽然是过番新客的一句口头禅，但一点也不夸张，原因有二：一，蛇尾岭山下土地广阔，河溪纵横，灌溉便利；二，英殖民政府鼓励人们到那里开发，每人每次只限十英亩，开发好了后可以再申请。开发者也受法律保护，只要在那里砍下树木，搭起房子，种下番薯木薯，就可向英殖民政府领取“牙兰”（土地拥有证书）。

卢金蛇在哥哥的陪同下到蛇尾岭山下老巫河口选了一块地。那时候，附近海边和老巫河畔斧声叮当，烟柱累累，原来已经有好些人到这里来开荒辟地了。

回去后，卢金蛇要哥哥给他拣个开工破土的日子。那时是农历九月初。卢金龙翻了通书后说，重阳过后一连几天都是好日子。卢金蛇作好准备，重阳隔天便雇了一只小船，把锅碗瓢盆、开荒工具和铁钉藤皮亚答等搭屋材料载了来。他砍倒几棵树，锄出一块空地，面积约有百尺方，在四个角头打下木桩子，然后以一块帆布当香案，点起香烛，摆上花生茶叶，接着面朝西方，拉开嗓门大声喊道：

“天神海神，山神河神，土地爷，拿督公，我卢金蛇到这里开荒种食，祈求各位神明保佑我出入平安，六畜兴旺，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丁兴旺，大富大贵！”

他的话一喊出，山鸣谷应，回音从四面八方传来。

回音就是四方神明的回应。卢金蛇喜形于色，朝东南西

北四个方向磕头膜拜。

隔天，他开始搭房子。中午时分，他坐下来歇息时，忽然脑里一闪，心想：我应该给这地方取个名字，叫什么好呢？地点在老巫河口，背山面海……他正想着，忽然看见一只白鹤打从他面前飞过，他双手一拍，说：“啊，有了，就叫白鹤村！这名字好听呀！”他抬头目光盯着那只白鹤，直到它飞到河对岸的丛林中消逝才回去干活。然而，他拿起锤子一枚铁钉还没打下，那只白鹤又飞回来了，当它飞近时还咕哇咕哇地叫起来。他向白鹤挥挥手。白鹤突然向他俯冲，翅膀霍霍地扇来强风。他吃了一惊，忙蹲下身子。待他抬起头来时白鹤已经飞远了。他盯着它，只见它在河口上空绕了一圈，然后飞落到附近的树丛里。

“咕哇，咕哇！”不一会儿，树丛里又传出它的叫声。

“它在那里筑巢呢！”卢金蛇喃喃地说。念头一转，便丢下锤子朝树丛走去。原来那树丛是棵大榕树，树下有一间破烂的小瓦屋，那只白鹤就站在瓦屋顶上。他蹑足走近小瓦屋，那只白鹤侧着头，眼定定地望着他。

卢金蛇止了步，转眼去察看那间屋子，只见墙上藤蔓凌乱，屋里布满了蜘蛛网。“这里有房子，曾经有人住过呀！”他说着，又走前两步，白鹤见他逼近，又咕哇咕哇地叫起来。“放心，放心，”卢金蛇摆摆手对白鹤说，“我不会伤害你的！好，不打扰，我要回去干活啦！”

隔天早上，好些在附近海上捉鱼的人都把船划到河口，手里挽着篮子，篮子里盛着香烛供品，到那个小瓦屋前设香案祭拜。

卢金蛇心里纳罕，便放下活儿走过去，问他们道：“老表拜的是什么神？”

一个答道：“鹤神，很灵的！”

另一个说：“鹤神保佑我们出海顺顺利利，鱼儿满船！”

卢金蛇霍地想起昨天见到的那只白鹤的事，便把目光移到屋顶，然而白鹤已经不见了。“你们说的是那只大白鹤呀？昨天我看见，就站在这屋顶上，已经飞走啦！”

“在那边！”刚才那个指向河口说。

卢金蛇往他指的方向看去，果然，那只白鹤一动不动地站在一根木桩子上。

接着，他们告诉卢金蛇这个小瓦屋叫三宝屋，屋里供着一尊神，至于是什么神、年代有多久则不得而知，他们懂事的时候就知这只仙鹤每年九月中就从远方飞来，仙鹤一到，他们的爸爸妈妈、祖父祖母就带了香烛供品到这间小瓦屋前祭拜；来这里祭拜的不只是打鱼的，还有在森林里开荒的、种食的、烧炭的等等。仙鹤在这里停留两天就飞走，所以要拜就得趁它还没飞走的时候，否则就不灵了。他们还告诉卢金蛇拜仙鹤有个禁忌，就是不能以猪肉当供品。

这些人走后又陆续有人来，其中好些是妇女。这些妇女所穿的皆是窄身上衣和开衩纱笼。这是马来人的装扮，但他们说的却是带闽南腔的潮州话。卢金蛇上前和他们打了个招呼，然后问他们哪里来。他们答说来自附近河边一个叫歌乐村的小村庄。卢金蛇很是诧异，想不到附近竟然还有村庄。临走前看看他们摆出的供品，里头有鸡鸭鱼虾确实没有猪肉。

卢金蛇回到刚开辟的屋址，转念一想：入乡随俗，我也得去拜一拜。然而，他只有一点干粮，干粮不能当供品，他只好拿些香烛，那是昨天拜土地神留下的。待歌乐村那些人走后，他便过去，点起香烛，朝三宝屋磕了三个响头。

从此以后，卢金蛇便在那里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

时光一晃十几年。卢金龙的岳父岳母相继去世，生意财产全由他承继。他专心致志，兢兢业业，加上时机好，又逢

运气佳，生意更上一层楼，赚得盆满钵满。正如那些拐骗人过番当猪崽的水客常说的：过番三五年，银子就多得驮弯了腰。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他老婆是个药煲子，一年到头病恹恹地像一只只有暗病的母鸡，结婚十几年连一个蛋也没屙下。

卢金蛇也成了家，育有五个子女，头两胎是男孩，后来的全是女儿。手足情深，卢金蛇见兄长膝下犹虚，便把老二过继给他。卢金龙两夫妇喜出望外，如获至宝，每逢节日便带了吃的用的穿的玩的到白鹤村来看老二。

几年后，老大和老二已经到了入学年龄，卢金龙向弟弟建议让他们兄弟俩到新加坡念书。

卢金蛇听了心里不快，以为哥哥有野心，连老大也想占为己有，于是说：“老二我给了你，算是你的人，你尽管带去！老大可不行，俺家人手少，活儿又多，我等着他帮手呢！”

卢金龙笑道：“小孩子帮得了什么？至于用费，你甭愁！只要他们读得来，念完高小进初中，念完初中上高中。俺们是兄弟，没什么好计较的！”

“不不，”卢金蛇忙摆手说，“住惯笼子的鹁鸽就不想飞出去，新加坡好吃好住，久了就不舍得回来！不回来这里怎么办？将来我老时谁来给我送终？”

送终是中国人一生中最后的一件大事，有人送终他这一生才算功德圆满。基于这一点卢金蛇才把老二过继给哥哥。

做人真苦，做中国人更苦！人死万事休，中国人死后并未休！人生多愁，中国人的愁尤多，心事未了就死不瞑目！中国人的包袱最重，生时为后代呕心沥血，死时又为黄泉之路忧心忡忡。黄泉之路艰难险阻，所以死时得有人送终。送终行列越排场他就越风光，牛头马面、大鬼小鬼见了也要对他刮目相看。

过番猪崽抛妻弃子，背井离乡，然而就是没把这个精神包袱甩下。

精神包袱也是一份遗产。老大一出娘胎，卢金蛇看他红嫩嫩的肚脐下挂着一个茶壶嘴似的小屁儿，喜不自胜，立刻到神台前燃起香烛对着祖宗灵牌说：“卢家列祖列宗，我金蛇有了后啦！”所谓“后”，就是他这份财产后继有人。

一鼓定音，一个男孩一出世往往就被父亲留下的财产敲定了命运。

卢金蛇没见过世面，对生活没有过高的要求，他只希望儿子长大后能像他那样，忠忠直直，勤勤恳恳，多砍几棵树，多种些粮食，多生些儿子。

然而，命运也会出圈儿，正所谓同人不同命。老二过继给伯伯，住在伯伯家里，伯父伯母把他当宝贝儿，热天为他摇扇，雨天给他添衣裳，上学时还有佣人护送。

老二天资聪慧读书成绩名列前茅。初中毕业后他的伯伯本来要他继续念高中，但他对升学没兴趣，说要出来跟随伯伯做生意。老二果真是做生意的料子，一年半载后便接上了手。几年后，卢金龙便把全盘生意交他主管。老二胆大心细，除了发展原有的布匹生意之外，还投资当店、药铺和米行。他眼光独到，无往不利，所投资的行业都给他带来丰厚的利润。没几年，他就成了新加坡商界的少壮派。他虽然发了大财，却没忘记白鹤村的老家，更没忘记家里的老爸和哥哥。他出谋划策，斥资买猪崽、雇新客帮哥哥开发森林。

在弟弟的大力支持下，老大开发了整百英亩新垦地。他在低地种五谷，高地种椰树。五谷收成得看天；椰子收成后还得看行情。天有不测风云，行情起落不定，老大几十年的刻苦经营，所得的也仅够三餐温饱。

卢家真正发迹是在五十年后。那时卢金龙两兄弟和老大

老二都已成了古人。卢家产业由卢金蛇第二个孙子卢正华接手。卢正华在新加坡念过书。初中毕业后曾经在一间小学当过两年教员。后来由于和校长不和才回到白鹤村帮忙父亲料理业务。卢正华肚里有墨水，又见过世面，对发展家业早有宏图大计：白鹤村渔产和土产都很丰富，他认为业务必须多元化。因此他建烘房，收购椰子烘制椰干，直接卖给新加坡的头盘商；他建冰房，搭渔场，收购鱼虾，然后转口销售新加坡及其他地区；接着他废弃稻田，砍掉椰树，改种甘密。甘密树是天然的染料，还可提炼西药，经济价值颇高。甘密成长比椰子快，三年后便有收成。

一年后结账：椰干竞争剧烈，价钱起落不定，利润不丰，反而是鱼虾，价钱稳定，本小利大。于是他便买了几艘远洋渔船，聘请舵公（经验老到的渔夫）到南中国海放大网捕捉鱼虾。

这一招果然了得，三几年工夫卢正华便垄断了白鹤村的鱼虾市场。这时候，他的甘密树已经长得郁郁葱葱，甘密价格也扶摇直上。

甘密好价钱，鱼儿有销路，村民们也受益。前来白鹤村开荒的人多了，来打鱼的也多了。海上白帆如云，陆上炊烟袅袅；河畔溪边，山径小道，这里那里，都充满了欢声笑语和鸡鸣狗吠。街上也多了许多店铺，各种应时货品充斥市场，每间店铺都门庭若市，掌柜的笑逐颜开。

这时候，白鹤村已经有八九百户人家，其中三分之一是马来人，印度人居少数。华人有一半住在街场以及附近的地区。他们都以捕鱼或饲养猪和鸡鸭维持生计，其余的住在山区或老巫河畔，以务农和采割甘密为主。那些马来人则分布在五六个马来村庄，这些村庄有的在海边，有的在老巫河畔，他们都以捕鱼为生。此外，森林里还有好些亚答长寮子，里

头住着好几百个刚从中国南来的新客。这些新客由于过番时付不起旅费，被水客当猪崽卖到这里为地主开垦荒地。

街上的店铺约有六十多间，分成两排。店东都是华人。这里捕鱼的人虽然不是占多数，但渔业却比其他行业发达，单收购鱼虾和经营渔具索络的店铺就有十多间。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柔佛河口为沼泽地带，是虾蟹繁殖的温床，附近岛屿和村镇的渔民都把鱼虾运来卖给这里的鱼行；二是白鹤村位于柔佛河口，为柔佛海峡通往南中国海的咽喉要地，许多深海捕鱼的船只都到这里添水加粮或为等待潮水而停泊三五天，或开进港湾进行维修。除鱼行外，其他店铺的生意也不差，这是因为白鹤村和新加坡一衣带水，船只来往频繁，村里有好些人到新加坡工作或做生意。人们有出路，购买力也就大大地加强了。

人丁一兴旺，地方就繁荣；地方一繁荣，机会就多了。白鹤村有好些人发了财，当然，折了本的也大有人在。也有人发了财后破了产，有的破了产后又翻上来再发了财。街场上的店铺不停地盖，周围的房子越来越多，当然地价也就不断地上涨。

白鹤村样样都有了，就是没有学校。其实村民们早就有办校的愿望，无奈当时大家都穷，别说出钱建学校，就是有了学校村民们也没钱给子女交学费。现在大家的生活都好转了，子女的学费绝对不成问题，于是办学校的事又被提出来，同时还成立“白鹤村建校委员会”。

卢正华热心华文教育，一听见要建学校，便自告奋勇捐出一块地，另加三千块钱充建校基金，不过有条件：学校必须以他祖父的名字命名，叫金蛇小学。建校委员会的成员对卢正华的提议考虑再三。其中一个名叫刘阿斗的心生一计，提出一个反建议：校名叫金蛇小学可接受，但卢正华必须多

出两千凑足五千。委员会成员都举手赞成，隔天便派代表和卢正华接触。卢正华满口答应，但后头又加一条：学校董事长得由他当。卢正华要名要面子，委员会要地要银钱，彼此不但没有矛盾，反而相得益彰。事情就这样谈成了。

消息一传出，村民们无不雀跃欢呼。大家一心一德，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施工期间，连马来兄弟都来帮忙。不到一年，金蛇小学便在街场后面老巫河边的一个小山坡上巍然屹立。锌片屋顶，白垩板墙，四间课室，礼堂居中，后边有一排教员宿舍，前面有一个篮球场。教室里窗明几净，空气流畅；礼堂正厅有个小讲台，讲台后的墙壁上挂着国父孙中山先生的肖像，给礼堂增添了庄严气氛。

在卢正华的奔走下，学校准证很快就获得批准。学校落成典礼那天，柔佛州英殖民政府还派了个高级官员来参加。这个高级官员来到白鹤村大吃一惊：他吃惊的不是村民们的热心，也不是学校建得好，而是没想到柔佛州最南端、老巫河畔的这个山旮旯里竟然会有这么一个人欢马叫、欣欣向荣的村落，不，不是村落，是一个镇，一个不折不扣的镇。这个高级官员在演讲的时候扬言要向州政府提议把白鹤村提升为“镇”，叫仙鹤镇。

镇得有镇长。卢正华的脑筋转得飞快，学校落成典礼结束后，他把这位官员请到自己家里，同时也邀其他董事成员以及校长教师等人当陪客，宰鸡杀鸭，大摆筵席，热情款待。

在这位官员的推荐下，一个月后州政府便宣布白鹤村改为仙鹤镇，同时也发出委任状，由卢正华当仙鹤镇第一任镇长。

2

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卢正华刚过六十大寿就得了重病，瘫痪在床，动弹不得。他的家人请来新加坡的大夫。大夫的诊断是中风，说这种病没特效药，但暂时也没生命危险，如果服侍得当，有些人还可活上十几二十年。

这时候他的儿子卢水雄已经长大成人，而且早在几年前就接手了生意。

卢水雄曾经在新加坡念过中学，也懂得一些英文，再加上他一副天生的生意头脑，所以不到两年在商场上便崭露头角。他比父亲还要有眼光，有魄力。那时候，西欧先进国家已经发明了化学染料，差不多在同一个时候，西欧市场对橡胶的需求也突然剧增。卢水雄立刻看出苗头：化学染料的发明对甘密业具有很大的威胁，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取代天然染料；橡胶用途广，市场对它的需求剧增那是西方工业发展的必然。因此，橡胶的前景势必比甘密好。他当机立断，趁甘密价钱还好的时候，把甘密树全砍下卖了，收回老本，然后改种橡胶树。此外，他还雇佣大量猪崽和新客，开辟森林；聘请农业技术人员，大事发展橡胶业。

卢水雄果然独具慧眼：五年后，甘密的价钱一落千丈，有些地方还停止收购；相反的，橡胶的价钱却节节高升。这时候，他几年前种下的橡胶树已经开割，由于树苗经过接种，所以胶汁比普通橡胶树多了两倍。胶汁多，价钱好，卢水雄好像在印钞票。

卢水雄盖了座大房子，地点就在离旧屋约半公里的一座小丘上。房子周围砌着砖墙，入口处还建了一座牌楼，匾上写着“卢家庄”三个朱红大字。正屋居中，坐北朝南，深蓝

色瓦顶，朱红色墙壁，雕梁画栋，前有厅，后有院，两边还有厢房。卢家庄的范围很大，里头种着各种花草树木，像个公园。

卢水雄踌躇满志，然而，也有不足之处：第一，以他目前的财势和地位，镇长这个芝麻小官他早已看不上眼。当时的新马社会，最具威望和价值的便是拿督荣衔。然而，拿督荣衔是马来亚各州的苏丹王封赐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舍得出钱，得到拿督荣衔也非难事。卢水雄对拿督荣衔覬覦已久。他费尽心思托人为他穿针引线，花了不少金钱，然而，搞了几年仍毫无头绪。原来，目前这位柔佛苏丹王有个怪癖，金钱对他没有多大吸引力，他喜欢大自然，更喜欢饲养野生动物，在皇宫附近他辟了个动物园，饲养了许多珍禽异兽，免费开放给公众人士观赏。钱财不管用，卢水雄只好望着拿督荣衔兴叹。第二，卢水雄今年三十出头，结婚已经十多年，但膝下犹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每想起这件事就彻夜难眠。

卢水雄的妻子姓周，名叫阿兰，人称卢周氏。卢周氏温柔体贴，勤劳能干而又通情达理，是卢水雄的贤内助。自己的肚子不争气，卢周氏比丈夫还着急。她求神拜佛，日夜焚香祷告，希望能早日给卢家生个儿子。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她嫁到卢家眨眼间就过了十几年。潮水退了再涨，花儿谢了再开，青春就像射出去的一枝箭，女人三十烂茶渣，和丈夫睡了十几年肚子还是毫无动静，看来生儿育女是没指望的了！她感到歉疚，对不起丈夫，每提到这件事，她就潸然落泪。

不过卢水雄并没责怪她。他和妻子生活了十几年，妻子的情况他最清楚：妻子脸色红润神采奕奕壮得像头母牛；她胸脯丰满，月经准时来，房事时如狼似虎，她有哪点不像女人？妻子不育丈夫也有责任，他想问题一定出在自己身上。